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牛郎織女傳

### 第四回 一旦無常員外病逝 喜怒不測金郎被打

再說牛員外夫婦正談話之間，忽然長子到來，走近父親牀前，見繼母流淚不止，想必思慮將來過活方法，也並不曾追問情形。李夫人一見長子到來，即拭乾眼淚，並不聲言。牛員外見牛金成立在牀前，即叫他坐在一旁，便低言道：「我兒到來，曾知為父病勢如何？」金成道：「孩兒特來探詢病狀，連日因莊田收租忙碌，租戶聯欠不清，已令家人急行追討。今日由外面回來，聞得父親病勢加重，故而來省視，還是再行延醫診治，還是另作方法？請父親訓示兒子！」牛員外聽了長子之言，似乎說得有理，一陣心酸，垂淚於枕，悲聲道：「為父病症已入膏肓，諒亦不可收拾。倘若我死之後，吾兒須要保守家產，格外宜勤宜儉，切不可以父已死，無人約束，任意浪蕩。須知為父死後，宜知父死猶生，即幼弟生存，繼母在堂，亦當好生看待。爾妻生性驕愚，亦宜和平對付於伊，且不可時常吵鬧。為父在日，尚未虧待爾等，若非為父，豈不惹人傳聞笑柄？」言及至此，氣即不接，只有微吁而已。牛金成聽了其父一番教訓言語，也感動心思，自己覺悟，不禁淚流滿面，發語慰道：「吾父之病既入膏肓，不及診治，皆因年老血衰之故，倘父親歸天之後，兒自竭力孝敬繼母，友愛幼弟，乞父不必掛在心頭，只管放心便了！」正說之間，牛員外已變了氣色，痰塞心胸，立刻氣絕而亡，登時眼閉足直，丟拋恩妻姣兒，撇棄萬貫家財，一赴黃泉，萬般皆休，任憑妻子如何痛哭，竟不回頭一顧。嗚呼！人生百年，只享三萬六千日，一旦無常，各自奔飛，昔日寵妾愛子之心，完全湮沒，實可淒可慘。正是：

慈母守節，難免思夫之苦。孤子生存，恐遭惡嫂之謀。

親戚不能顧問，家產不久分析，事到如今無挽救，話言至此更慘傷！

牛員外已經死了，不必多言。這裡李夫人及長子、長媳皆痛哭不已。惟有李夫人痛心尤切，幼子金郎尚不知人事，那知父死悲傷？所幸金成倒感動了孝心，料理衣衾棺槨，一切週到，訃報親友，擇日開奠出殯。至期，親友奠祭紛紛，孝幕高懸，喪堂齊整，並有僧道齋醮。忙了多日，候期出殯，屆時歸葬山林。自此金成子頂父業，掌管家財，馬氏更加得意，豈受繼婆節制！那李夫人自丈夫死後，悲哀過甚，身體亦漸衰弱，面黃肌瘦，守持了一年有餘，即成了心勞重病。加之愛子心切，思夫意深，隨得一病，臥牀不起。金成倒也孝敬，不忘父親遺訓，即忙延醫供藥。那知命該如此，並無挽救之法，也就一命嗚呼尚饗了。正是：

夫妻同赴黃泉路，叔嫂陰謀發現來。

牛金成見了繼母已死，即忙收拾棺殮殯葬，又花用了若干銀錢，也如父親一樣，送侍歸並山穴，了結父母的手續。而金成格外感想家情，心中甚為悲苦，但念幼弟今年方七歲，父母雙亡，亦甚憐愛金郎。惟有馬氏執掌內務，僱用九個耕夫鋤種田園。但不時將金郎以小故毒打，而金郎年雖七歲，頗知人情，故不敢告訴其兄。金成有時赴城經市，有時出外收租，尚不知其妻凌辱金郎。

光陰似箭，日復一日，又過了新年，金郎已是八歲了。一日，正值三月天氣，桃紅柳綠，金郎獨往後花園內，吹放風箏。只見天氣晴和，蝶舞花心，兒童玩性，大地皆然。金郎一人也在後花園中頑耍，不料風箏吹放上去，只剩了一根紆線捏在手中，適值那日風氣愈大，風箏隨風飄上。金郎只管挪索，腳步站立不住，被風一刮，連人拖帶。那防桃樹旁邊有金魚池一口，其中蓄金魚之水不過一尺餘深，金郎忽然被風拖到池邊，「撲咚」失足跌下，那風箏線索也放了飛上天去。金郎跌了下去，渾身衣服浸濕，所幸水不大深，尚無生命之虞，卻吃了一飽池水。扶爬起來，抓住石欄慢慢步履而上。

人雖不曾淹死，但衣服卻無一點乾處，只得立在牡丹階前，迎著太陽熏曬。若是回到家中，又怕大嫂見了毒打，思及於此，眼中垂淚，仰面朝天歎了一聲怨氣。說也奇怪，正值太白金星駕雲經過，係往北斗星君處面商要事。正行至此，只見怨氣通天，遂止住了雲頭，向下界一看，方知第十二金童遭受苦難，心欲憐救於他。又屈指一算，尚有五年的苦難始能超昇天庭，又想：「目下不能挽救，我須升奏玉帝，再為另酌方針。」想及於此，又駕雲而去。

那金郎正在垂泣之間，後面忽來家人呼喚。走近金郎面前，見其衣服濕透，便問其情由。金郎以情始末告之，家人方才知，只得安慰幾句，並言：「若見其嫂，老僕自當說情。刻因午飯已備，不見你在廳上，故命我來尋喚你的，你快隨我來罷！」金童只得垂頭跟老人家來到廳上吃飯。將走至廳前，馬氏已在席上自飲，而其兄金成並不在家。馬氏一見金郎到來，不覺怒由心生，又見其身上衣服全濕，更加火上加油，便喝罵道：「你這小畜生！吃飯不知時候，穿衣不知愛惜，我命老僕喚你吃飯，誰知你要到水晶宮中去？你今方在幼小之時，倘若長大成人，豈不大鬧天宮？今日午飯罰免不許吃。待我吃了飯，再行處治於你！」說著，一面吃飯。

登時吃罷，即伸拳捲袖，上前一把拖住金郎，脫剝上下衣褲。那老僕知事不妙，憐惜屢次受其毒打，今番更加利害，忙上前扯住馬氏。馬氏怒不可遏，惡眼圓睜，橫肉顯面，罵聲：「老僕！打死有我抵命，與你無干！」家人、婢女向知馬氏兇惡，不敢強制而行，只得退立一旁。這馬氏將金郎上下衣褲剝得乾乾淨淨，一縷無存，手執三絲藤條，渾身上一陣亂打，打得皮破肉綻，鮮血淋漓，白肉變紫，週身無一點好肉。金郎只得號呼痛哭，哀求大嫂少打幾下，馬氏那裡肯聽？忽被金郎抓住藤條，哀告道：「且請大嫂息怒！我的身上已打得鮮血淋漓，就如小叔作了你的兒子罷！不然尚請大嫂看父母面上，容我一次罷了！」馬氏喝道：「你這小畜生！還敢巧言舌辯？今日不打死你，不得干休！」說著，即抽藤條過來，又欲痛打。正在喧嚷之時，金郎正在痛哭之際，門外來了挽救星，僕人皆大歡喜。欲知來者何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